

副连兼类词“可是”的句法三域

张甫吟, 熊仲儒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与资源学院, 北京

收稿日期: 2025年11月10日; 录用日期: 2025年12月6日; 发布日期: 2025年12月23日

摘要

本文基于句法制图的理论框架, 结合语法化研究范式, 考察现代汉语高频副连兼类词“可是”的历时演变、语法化内在机制及句法层级分布特征, 锚定在“句法三域”。研究发现, “可是”的语法化过程呈现“三阶段”的连续统特征。最初以“可”、“是”两个独立词汇形式存在, 经词汇化形成副词用法, 再由高频使用的评注副词进一步词汇化为转折连词。历时维度上, “可是”体现出“由实趋虚”的语法化方向; 共时维度上, 其语法功能在句法制图中分别对应三个核心结构域: 词汇层VP(行域)、屈折层TP(知域)与标句层CP(言域)。本文探究了“可是”的多种语法功能背后的句法投射机制, 阐释了副连兼类词的语法化路径与句法层级之间存在同向对应关系。

关键词

“可是”, 副连兼类词, 句法制图, 句法三域

Syntactic Three Domains of the Adverb-Conjunction “*Keshi*”

Fuyin Zhang, Zhongru Xiong

School of Language Science and Resource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Received: November 30, 2025; accepted: December 6, 2025; published: December 23, 2025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yntactic cartography and grammaticaliz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iachronic evolution, mechanism of grammaticalization, and syntactic hierarchical distribution in the three domains of adverb-conjunction “*Keshi*” in modern Chinese.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of “*Keshi*” presents “three stages” continuum. Initially, as two independent lexical forms of “Ke” and “Shi”, “*Keshi*” forms as an evaluative adverb and a transitive conjunction through lexicalization. From the diachronic dimension, “*Keshi*” reflects the grammaticaliza-

tion unidirectionality. From the synchronic dimension, its grammatical functions respectively correspond to three core structural domains in the syntactic cartography: VP layer (action domain), TP layer (epistemic domain), and CP layer (speech-act domain). This paper further explains the mechanism behind the various grammatical functions, and co-directionality betwee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and the syntactic hierarchy.

Keywords

“Keshi”, Adverb-Conjunction Word, Syntactic Cartography, Syntactic Three Domains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将“可是”、“只是”、“还是”、“就是”4个“X是”归类为副连兼类词。“可是”作为现代汉语中典型的副连兼类词，兼具副词与连词双重语法功能。

吕叔湘(1981)在《现代汉语八百词》中，对“可是”的用法进行了论述，指出“可是”为连词表示转折，语气比“但是”稍弱，常用于口语和书面语中。作副词时等同于副词“可”，较少用于反问句，主要起强调与疑问作用[1]。《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将“可是”释义为：①连词：表示转折，前面常常有“虽然”之类表示让步的连词呼应。②副词：真是、实在是。

张谊生(2000a, 2000b, 2000c)指出，副连兼类词多位于句首或句中，可单用或合用，兼具连接功能与限定功能[2]-[4]。陈伟琳(2001)阐释了“只是”与“只+是”的区别性特征和分辨方法[5]。周娟(2005)将“还是”分为类同用法和非类同用法两类[6]。成海涛(2006)比较了“就”+“是”和“就是”的不同句法性质，及探讨了虚词“就是”的形成机制[7]。姚小鹏(2007)阐释了“可是”的语法化机制和动因[8]。丁健(2011)进一步认为“可是”的双重功能属性，其词性判定需结合具体语境[9]。

从句法功能来看，副词“可是”多充当状语，连词“可是”仅作关联词，二者存在着明显的联系。例如：

- (1) 尤二刁连连的答应，回到下处自己一想，这件事可是很麻烦。(蔡友梅《新鲜滋味》)[“可是”为副词，表强调]
- (2) 老张虽着急，可是龙树古不卑不亢的支应，使老张无可发作。(老舍《老张的哲学》)[“可是”为连词，表转折]
- (3) 这可是他新故事的部分大纲。(亦舒《异乡人》)[“是”表判断]

除了句法功能上的差别，副词和连词在语义上也存在差别。副词“可是”侧重对范围或情况的限定，核心含义为“真是、实在是”，连词“可是”则体现后一分句对前一分句的转折关系。从上述的释义中可以发现，“可是”在现代汉语中具有副词(表反问、强调、疑问)与连词(表转折)两类核心义项。

现有研究中，以往学者对副连兼类词的词汇化过程进行了考察，但存在较多分歧，关于“X是”的词汇化路径是否具有相同的过程和语法化机制莫衷一是。本文以“可是”为例，探究语法化“由实到虚”与句法制图“自下而上”的同向性特征，阐释其多元功能在句法三域中的分布规律，以期更清晰地刻画副连兼类词的形式与功能映射关系。

基于此, 本文聚焦于以下三个核心问题: (1) “可是”的词汇化过程呈现何种演变路径? (2) 其副词与连词用法的语法化机制是什么? (3) 多元语法功能在句法制图中如何实现锚定与分布并投射至句法三域? 本文的语料均来源于北京大学汉语言研究中心语料库(CCL)。

2. “可是”的词汇化

2.1. 词汇化路径

本文区分“词汇化”和“语法化”的概念。“词汇化”是指从句法结构向词法单位的转化(董秀芳, 2002)[10]。“语法化”(“词汇语法化”)是指语言单位由实义向虚义的演变(马清华, 2003)[11]。结合历时语料分析与前人研究成果, “可是”的词汇化过程可划分为三个核心阶段。

第一, 独立词汇阶段。早期学者认为“可是”最初并非单一词汇, 而是由“可”与“是”两个独立词汇组合而成。王力(1937)指出, “是”在先秦、汉初时期为具有实际意义的指示代词, 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逐渐词汇化为系词[12]。例如:

- (4) 是训是行, 以近天子之光。(周《今文尚书》)
- (5) 夫宅者, 乃是阴阳之枢纽。(东汉《宅经》)

蒋绍愚(1989)追溯“可”的古汉语用法, 其核心含义为“可以、能够”, 修饰“是”时可表达“可以认为是”的语义[13]。江蓝生(1990)认为“可”最早出现在唐五代文献中, 多与“能”、“是”等动词组合[14]。董秀芳(2002)进一步指出助动词“可”与后续动词性成分构成的句法结构易发生词汇化[10]。例如:

- (6) 永清四海, 时哉弗可失! (周《今文尚书》) [可以]
- (7) 索强欺得客, 可是丈夫儿?(唐《王梵志诗》) [疑问]

上述两例中, “可是”已经具有表示疑问的作用, 这里“可”和“是”明显还是两个词, 结构形式为“可 VP”。随着句法结构中 VP 成分语法功能的衰退, “是”逐渐向词内成分转化, 成为“可是”词汇化的过渡阶段。

第二, 虚化为副词阶段。石毓智与李讷(2001)强调, 词汇化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 “可是”在发展过程中内部结构逐渐凝固, 语义不断虚化[15]。周刚(2002)认为, “可是”的形成与“是”语法功能的弱化密切相关, 随着“是”的虚化程度加深, 最终成为构词成分, 与“可”粘合形成新的词汇[16]。例如:

- (8) 不意尚有数枝梅, 可是东君苦留客? (北宋《鹤林玉露》) [反问]
- (9) 当时扑落涡河里, 可是撞不著耶! (北宋《太平广记》) [强调]

此阶段中, “是”后多接谓词性成分, 已经虚化为词内成分, 结构形式为“可是 VP”, 即副词的用法。由于融合机制的作用, “可”与“是”词义进一步虚化, 边界逐渐消失, 进入成词阶段, 衔接功能也随之增强。

第三, 虚化为连词阶段。董秀芳(2004)指出, 双音连词或副词中的“是”经词汇化后意义变得完全不可分析, 依附性显著增强, 在语义上与前接成分融为一体, 成为纯粹的词内成分[17]。例如:

- (10) 李哥的撺掇, 完了这件事, 可是感激不尽! (明《醒世姻缘传(中)》) [强调]
- (11) 几句话, 说得月英万分冤屈。可是万万不能辩说, 只有一笑置之而已。(清《八仙得道(下)》) [转折]

例(10)中“可是”为表强调的语气副词, 含义等同于“真是、实在是”。例(11)中, “可是”的转折连词用法已较为成熟。值得注意的是, 现代汉语中仍保留部分“可 + 是”的原始用法, “是”仍具备判

断义。例如：

- (12) 这可是他新故事的部分大纲。(亦舒《异乡人》)
 (13) 他可是好石匠，不说屈心话。(老舍《赶集》)

综合以上，“可是”的词汇化路径可概括为：独立词汇(可 + 是)→语法词(副词)→语法词(连词)。随着词汇化程度加深，“是”的语义持续虚化，判断功能弱化，成为依附于“可”的词内成分，“可是”最终发展为双音词，并在副词用法基础上衍生出转折连词用法。在现代汉语中，“可是”的连词用法(表转折)使用频率最高，副词用法(表强调、疑问、反问)次之，仍保留少量“可 + 是”的原始判断用法，共时平面上存在语法化程度的差异。其语义演变路径如下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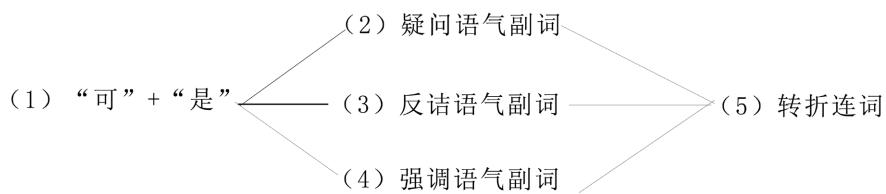


Figure 1. Semantic map of “Keshi”

图1. “可是”的语义图

2.2. 语法化机制

学界普遍认可的语法化动因机制包括隐喻、推理与语境吸收三类。沈家煊(1998)指出，这些机制并非贯穿语法化全过程，而是分布于不同阶段：隐喻作用于早期，逐渐向推理机制过渡，语境吸收机制则出现在末段[18]。

其一，隐喻机制。王灿龙(2005)指出语法化是隐喻过程，相似是隐喻遵循的原则[19]。齐春红(2006)认为，“可是”最初表反问、疑问语气，进而发展出强调用法[20]。《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可”的用法释义分为四类。① 连词：表示转折，意思和“可是”相同。② 副词：表示强调。③ 副词：用在反问句里加强反问的语气。④ 副词：用在动词、形容词的前面，表示疑问。例如：

- (14) a. 汝不可是僧？(南宋《五灯会元》)
 b. 贤士，小生有一言，可是敢说么？(元《全元曲·杂剧1》)[反问]
 (15) a. 任其偏执，而自幽不救，其可如乎？(六朝《全刘宋文》)
 b. 我这等想你，知他心里可是如何？(元《全元曲·杂剧2》)[疑问]
 (16) a. 引兹简恤，可具询报事，详访民隐。(六朝《全刘宋文》)
 b. 饭饱对花竹，可是便忘忧。(南宋《全宋词(第3册)》)[强调]

我们认为，对比以上示例可见，“可是”的意义主要由“可”承载，二者使用语境具有高度相似性。在隐喻机制作用下，“可是”的语义通过认知映射实现从具体到抽象的转化，通过隐喻性的延伸，逐步衍生出反问、疑问、强调等功能。

其二，推理机制。Hopper and Traugott(2003)提出，推理是句法规则扩展的重要途径。随着语言结构与逻辑思维的严密化，具有实义的词汇置于句首承担连接功能后，可通过推理获得连词属性[21]。何潇(2016)认为，副连兼类词经历“跨层结构→限定性范围副词→转折连词”的词汇化过程，成为转折连词后，其转折语义进一步经历“限制补充→因果违逆→正反对立”的强化路径[22]。

“可是”作为语气副词使用时，通常需连接前后两个事件，从逻辑层面分析，上下文语境可推理出

二者之间的转折关系。例如：

- (17) 你想那征战之事, 可是期得日子定的么? (明《醒世恒言(下)》)[反问]
- (18) 方才所说, 诸公谅皆听见, 可是欺人不是! (清《乾隆南巡记(下)》)[强调]
- (19) 几句话, 说得月英万分冤屈。可是万万不能辩说, 只有一笑置之而已。(清《八仙得道(下)》)[转折]

例(17)中的“可是”表反问, 相当于“难道”, 例(18)中的“可是”表强调, 含义是“真是”, 二者均隐含转折语义。在推理机制作用下, 后一分句的主观化强调、反问语气与前一分句形成反预期的因果违逆关系, 进而衍生出转折含义, 从语气副词进一步虚化为转折连词。

其三, 语境吸收机制。张谊生(2000b, 2004)指出, 表语气的评注性副词“可”出现较早, 在反问句语境中, 通过语境吸收获得“不可”的含义。尽管反问语气脱离特定语境后会消失, 但高频使用使这种句式义被“可”吸收, 成为其固定义项。副词“可是”的表达功用在于修饰或限制后面的VP, 然而随着某些“可是VP”在复句中重复出现, 前后分句间蕴含的逻辑关系就会被“可是”吸收, 向转折连词转化。^[3]
^[23]丁健(2011)认为, 副词向连词的转化源于特定语境义被虚词吸收并逐渐固定化, 发生连词化的副词多为评注性副词和限制性副词, 这类副词使用时往往带有说话人的主观性^[9]。例如:

- (20) 我总得另外想法子, 可是什么法子呢? (鲁迅《野草》)
- (21) 这可是你叫我放下书? (老舍《赵子曰》)

上述两例中, 评注类副词“可是”原本蕴含主观评价与态度, 在反问句语境中吸收了特定逻辑义。随着使用频率的提升, 语境义逐渐固定化, 最终内化为“可是”本身的语义, 即反问语气。在双音化趋势的作用下, 两个高频紧邻出现的单音节词经过语境吸收, 而重新分析结合成一个双音节的词。

综合来看, 我们认为, “可是”的语法化具有以下特征。一是, 隐喻机制作用下, 语义的抽象性增加。二是, 在推理的过程中, 范畴特征逐渐转变, 呈现“判断动词(主要范畴)→副词(中间范畴)→连词(次要范畴)”的演变轨迹。三是, 语境吸收机制使语言单位的主观性持续增强, 语法化机制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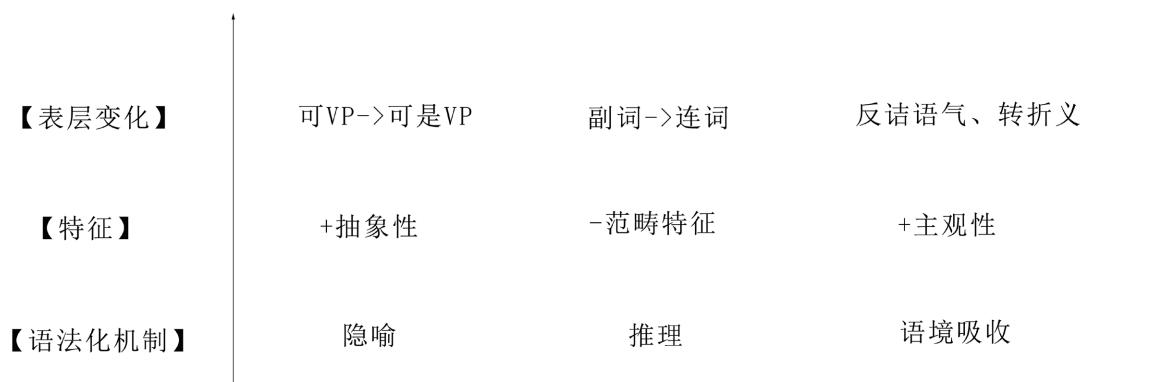


Figure 2. Grammaticalization mechanism of “Keshi”
图2. “可是”的语法化机制

鉴于此, 通过对“可是”词汇化过程的考察, 不仅能够解释其多元功能的成因, 还能阐释副词与连词用法之间的内在关联。下文将进一步探讨这些语法功能在句法制图中的锚定与分布规律。

3. “可是”的句法层级分布锚定

语法化路径呈现“由实到虚”的特征, 而句法制图理论中的句法层级则表现为“自下而上”的分布规

律。在生成语法的句法制图框架下, 句子结构分为三个核心层级: 词汇层(lexical layer)即 VP 层, 以谓词为中心语, 构成基础论元结构; 屈折层(inflectional layer)即 IP/TP 层, 为事件结构层, 主要体现屈折形态标记关系; 标句层(complementizer layer)即 CP 层, 为语用信息层, 包含话题、焦点等语用成分, 层级顺序为 CP>IP/TP>VP (司富珍, 2023) [24]。下文以“可是”为例, 具体分析副连兼类词的句法层级分布特征。

3.1. 语气副词(反问)

Paul (2015: p. 284)指出, 句类(包括感叹、祈使、反问、陈述)的核心由语力范畴(Force)投射形成, 此范畴具有表达句类信息的功能[25]。

- (22) 我总得另外想法子, 可是什么法子呢? (鲁迅《野草》)
(23) 这可是你叫我放下书? (老舍《赵子曰》)

上述两例中, “可是”作为语气副词表反问含义, 言者隐含“没有办法”、“不情愿放下书”等相反语义。由于反问语气需依托反问句实现, 其句类信息投射至标句层(CP)中的语力层(Force), 从而标记反问语气。

3.2. 语气副词(强调)

蔡维天(2010, 2016, 2019)指出, 汉语作为孤立语, 语法化程度越高的词汇, 其句法位置越高。知识模态词(epistemic modals)是典型代表, 其“地貌图”(topography)锚定了其在左缘结构的句法位置, 即位于 TP 之上、话题之下, 处于知识模态词组层(MP_{Epi})的指示语位置。这类模态词与命题可能性相关, 以整个句子为逻辑辖域, 属于标句词层的言者中心用法, 与对话者对主句命题的认识、态度和观点密切相关, 评注性副词、言谈照应词等均属此类[26]-[28]。例如:

- (24) 可是她一点奇惊的样子没有。(老舍《赵子曰》)
(25) 可是他心里头对于伯雍的误解, 到底不曾消释。(穆辰公《北京》)

例(24~25)中, “可是”为表强调的语气副词, 作为知识模态词投射至标句层(CP)中的知识模态组层(MP_{Epi}), 表达对命题的主观推测, 体现言者对命题的信仰和态度, 即主观评注。这种主观性意义是评注性副词“可是”的固化编码意义, 与具体语境无关, 且“可是”位于句首时, 其辖域覆盖整个句子。

3.3. 语气副词(疑问)

疑问副词通常用于动词、形容词等谓词性成分之前。熊仲儒(2013)指出, 状态形容词的量特征由量度范畴(Deg)核查, 无语音实现。性质形容词的量特征由量度范畴(Deg)指派, 有语音实现, 且属于 I 层范畴[29]。例如:

- (26) 大家都必须脚踏实地, 夏尔的泥土可是很深的呢? (朱学恒《王者再临》)
(27) 这话可是当真? (许啸天《明代宫闱史》)

上述两例中, “可是”作为语气副词表疑问含义, 多出现于“可是 VP”的结构中, 是对量度范畴“很”的扩展, 询问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与程度, 其句法投射对应屈折层(TP), 含义等同于“是否”。

3.4. 连词(转折)

邢福义(2001)在汉语复句研究中, 深入分析了“可是”在转折复句中能够突出前后分句的语义差异, 增强句子表达的连贯性与自然性[30]。邓云华与储泽祥(2004)认为, 连接词语法化后会丧失部分原实词特征, 不再充当句子主要成分, 仅作为结构衔接手段, 使多个独立分句呈现显性关系并融合为一个大句[31]。

熊仲儒(2013)引入功能范畴连词短语(ConjP), 提出并列成分必须为短语, 并列结构应采用双分支结构, 以保证并列项之间的不对称成分统制关系, 连词的范畴特征值由指示语确定[29]。例如:

- (28) 但愿他们能过来拉一拉, 可是一个人也没有过来。(周大新《湖光山色》)
 (29) 他的年龄虽然不大, 可是他的骄气已然不可向迩了。(穆辰公《北京》)

例(28~29)中, “可是”作为连词连接前后两个分句, 常与“但愿”、“虽然”等让步类连词呼应。由于其功能是连接小句, 故与小句的管辖相同, 句法投射对应标句层(CP), 且隐含连词元语用法(沈家煊, 2009), 即言者的主观看法与他人预期相反[32]。具体而言, 前一分句(由让步连词标记)命题为 p, “可是”关联的后一分句命题则为 q, 转折关系中蕴含言者的言外之意。

3.5. “可 + 是”(“是”表判断)

现代汉语中仍保留部分“可 + 是”的原始用法, 其中“是”仍具备判断功能, 比较以下 2 例:

- (30) 这扇儿上的题款可是你家小姐的芳名么? (许啸天《明代宫闱史》)
 (31) 他可是好石匠, 不说屈心话。(老舍《赶集》)

若将例(30)中的“可是”分析为表疑问的副词, 则句子缺少谓语成分, 此分析不成立。因此, 上述两例中, “可是”中“是”仍为判断动词, 充当句子谓语成分, 其句法投射对应词汇层(VP)。

综合以上, 我们认为, “可是”在 CP、IP/TP、VP 层均有分布, 其层级结构可表示为: [CP 连词|反问语气副词|强调语气副词|TP 疑问语气副词|VP “是”判断动词]。这一分布特征与语法化“由实到虚”的路径高度契合, 下文将进一步探讨其在句法三域中的映射关系。

4. “可是”的句法三域

学界普遍认为, 句法层级具有不同的语法功能, 且与语法化方向存在关联性。概念系统中存在行域、知域、言域三个核心概念域(沈家煊, 2003)[33]。句法范畴从低到高、由实而虚, 左缘层次的虚化程度最高(蔡维天, 2019)[28]。

结合前文分析, “可是”的多元功能在句法三域中的映射为: “可是”作连词时, 前后分句呈现相反命题, 表达转折性“言语行为”; 作反问语气副词时, 在反问句中表达质疑性“言语行为”; 作强调语气副词时, 表达确信性“言语行为”, 三者均属于言域。“可是”作疑问语气副词时, 言者对命题真假提出询问, 属于知域。“可 + 是”结构中, “是”作判断动词, 判断本身构成一种行为, 属于行域。

在隐喻机制作用下, 行域、知域、言域的方向性与语法化“由实向虚、由非主观向主观”的方向较为一致。句法层级映射方面, 与词汇层(VP)、屈折层(TP)和标句层(CP)大致对应, 映射关系如表 1 所示。

Table 1. Syntactic three-domain mapping of “Keshi”

表 1. “可是”的句法三域映射

句法域	“可是”的语义	句法层级
行(论元结构域)	“是”表判断	词汇层(VP)
知(命题锚定域)	语气副词(疑问)	屈折层(TP)
	语气副词(强调)	标句层(CP)中的知识模态组层(MPEpi)
言(主观信息域)	语气副词(反问)	标句层(CP)中的语力层(Force)
	连词	标句层(CP)

从语义辖域来看，言域中“可是”的辖域为整个命题，表达对命题的主观态度与评注；知域中“可是”的辖域限于其后接成分，聚焦于命题内成分的疑问；行域中“是”表判断，引进内论元。

基于上述对“可是”的分析，本文认为，可以从新的视角比较“X是”的词汇化程度。句法域的分布和语义关系的丰富程度体现了虚化程度的高低，因而词汇化程度等级序列为“就是”>“还是”>“可是”>“只是”。虽然这四个词都经历了从两个独立的词组合成副词，从副词到连词的演化过程，但是具体的路径并不完全相同。“可是”、“只是”作转折连词的功能是从副词功能发展而来，而“还是”、“就是”的连词用法与副词用法并行发展。

5. 结语

在句法制图框架下，“可是”的层级结构为[CP[TP [VP“是” 判断动词]疑问语气副词]强调语气副词|反问语气副词|连词]。其语法化路径呈现“由实到虚”的特征，与句法层级“自下而上”的分布形成同向对应关系。具体而言，言域中的连词“可是”位于CP层，具有因果递进式转折语义；反问语气副词“可是”位于语力(Force)层，体现主观反问语气；强调语气副词“可是”位于知识模态组层(MP_{Epi})，表达强调语气。知域中的疑问语气副词“可是”位于TP层，辖域限定为命题范围。行域中“可+是”的原始用法仍有保留，“是”为判断动词，位于VP层。

“可是”以同一种语言形式表达多种语义，其内在机制在于不同用法间语法化程度的差异，进而表现为多种的语法功能。本文从历时的语法化过程，探讨了在共时平面上“可是”多义性的动因，并以此为起点，锚定在句法层级上的分布，并对应映射到句法三域。副连兼类词的分析可以扩展到其他同类型的词中，如“就是”、“还是”、“只是”等，以期为副连兼类词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汉语特征的多元语法理论探索(多卷本)”(项目编号：20&ZD297)。

参考文献

- [1]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 [2] 张谊生. 现代汉语副词的性质、范围与分类[J]. 语言研究, 2000(2): 51-63.
- [3] 张谊生. 论与汉语副词相关的虚化机制——兼论现代汉语副词的性质、分类与范围[J]. 中国语文, 2000(1): 3-15.
- [4] 张谊生. 现代汉语虚词[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 [5] 陈伟琳.“只是”与“只+是”的用法及分野[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4): 78-81.
- [6] 周娟. 副词“还是”的非类同用法试析[J]. 汉语学习, 2005(5): 25-30.
- [7] 成海涛.“就+是”的句法性质及“就是”的形成机制分析[J].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6): 32-35.
- [8] 姚小鹏. 副词“可是”的语法化及相关问题[J]. 汉语学习, 2007(3): 45-49.
- [9] 丁健. 语法化视角下的双音节副连兼类词[J]. 汉语学习, 2011(5): 105-112.
- [10] 董秀芳. 论句法结构的词汇化[J]. 语言研究, 2002, 22(3): 56-65.
- [11] 马清华. 词汇语法化的动因[J]. 汉语学习, 2003(2): 15-20.
- [12] 王力. 中国文法中的系词[J]. 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37(1): 1-67.
- [13] 蒋绍愚. 古汉语词汇纲要[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 [14] 江蓝生. 疑问副词“可”探源[J]. 古汉语研究, 1990(3): 44-50.
- [15] 石毓智, 李讷. 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形态句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16] 周刚. 连词与相关问题[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 [17] 董秀芳.“是”的进一步语法化: 由虚词到词内成分[J]. 当代语言学, 2004, 6(1): 35-44.

-
- [18] 沈家煊. 实词虚化的机制——《演化而来的语法》评介[J]. 当代语言学, 1998(3): 41-46.
 - [19] 王灿龙. 词汇化二例——兼谈词汇化和语法化的关系[J]. 当代语言学, 2005(3): 225-236.
 - [20] 齐春红. 现代汉语语气副词“可”的强调转折功能探源[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3): 138-143.
 - [21] Hopper, P.J. and Traugott, E.C. (2003) Grammaticalization. 2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1139165525>
 - [22] 何潇. 试论限定性范围副词兼转折连词的历时演变[J]. 汉语学习, 2016(6): 103-112.
 - [23] 张谊生. 现代汉语副词探索[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4.
 - [24] 司富珍. 句法制图理论研究[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3.
 - [25] Paul, W. (2015)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Syntax. De Gruyter Mouton. <https://doi.org/10.1515/9783110338775>
 - [26] 蔡维天. 谈汉语模态词的分布与诠释之对应关系[J]. 中国语文, 2010(3): 208-221.
 - [27] 蔡维天. 论汉语内、外轻动词的分布与诠释[J]. 语言科学, 2016, 15(4): 362-376.
 - [28] 蔡维天. 制图理论和汉语语法[J]. 语言学研究, 2019(1): 28-44.
 - [29] 熊仲儒. 当代语法学教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 [30] 邢福义. 汉语复句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 [31] 邓云华, 储泽祥. 英汉连接词语法化的对比研究[J]. 山东外语教学, 2004(1): 21-23.
 - [32] 沈家煊. 副词和连词的元语用法[J]. 对外汉语研究, 2009(0): 113-125.
 - [33] 沈家煊. 复句三域“行、知、言”[J]. 中国语文, 2003(3): 195-204.